

>美食

周末我回到老家,侄儿告诉我,今年的雨水好,山上的竹笋已经破土而出,街上已有少量的新鲜竹笋在卖了。于是,这让我想起了味道香喷喷的鸡足山竹笋。

夏秋之交,云雾如轻纱般缠绕着鸡足山,在如梦似幻的山林间,藏着大自然的馈赠——鸡足山竹笋。它们如同俏皮的精灵,隐身在茂密葱郁的竹林深处,默默生长,静待着有缘人去探寻,去品味。

翻开古朴的《宾川风物志》,关于鸡足山竹笋的记载,每一个字都透着它的非凡。它的肉质细嫩,加上清香可口的滋味,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山珍。1924年,鸡足山竹笋凭借自身卓越品质,在云南省劝业会上大放异彩,荣获优秀奖,从此声名远扬,让无数人为之倾心。鸡足山的竹笋,以其柔嫩清香、清脆爽口的独特口感,征服了众多食客的味蕾。同时,它还拥有极高的营养价值,是人们公认的无公害绿色生态食品。

鸡足山竹笋的吃法很多,堪称一场精彩绝伦的舌尖魔术。刚从土里冒出尖儿的新鲜竹笋,与腊肉火腿肉片一同在锅中翻炒,霎时间,肉香与笋香

鸡足山的竹笋香喷喷

□ 杨树荣

缠绵交织,每一口都饱含着山野的灵气与人间烟火气;凉拌后的竹笋,清爽解腻,仿佛夏日里的一股清风,成为餐桌上绝佳的解暑美味;当竹笋与肥美的鸡肉、软糯的猪脚一起在锅中慢慢炖煮,浓郁醇厚的汤汁一点点渗入竹笋的每一处缝隙,鲜香四溢,让人光是闻着,就忍不住垂涎三尺,迫不及待要大快朵颐。

听住在鸡足山脚的老人们讲,上世纪50年代,每到夏秋采烤竹笋的时节,山上便是热闹繁忙的景象。村民们纷纷上山到各大寺院帮忙,他们穿梭在竹林间,欢快的笑声此起彼伏,在山谷中久久回荡。那时,烤竹笋的香气飘散在山间树林里,弥漫在天空之中,与缥缈的云雾融为一体,仿佛给整个鸡足山都披上了一层诱人的香气薄纱。

传说,虚云大师曾将鸡足山香笋进贡给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。这份来自山野的美味摆上宫廷餐桌,瞬间惊艳了众人。从此,鸡足山竹笋的美名便如插上翅膀一般,传遍大江南北,引得无数人向往。

鸡足山的竹笋,味道令人沉醉;鸡足山的竹林,风景美不胜收。踏入

鸡足山,一片片竹林随处可见。微风拂过,竹子随风摇曳,姿态婀娜,枝叶沙沙作响,好似在低声私语,让人心中满是美好,思绪也随之飘向远方。这不禁让人想起著名画家徐悲鸿。1943年,徐悲鸿来到鸡足山,观山、观水、观寺院,灵感迸发,挥毫画下栩栩如生的《鸡竹雄石图》,还题诗道“信是先知先觉难,佛光早指翠微间。灵鹫一片荒凉土,岂比苍苍鸡足山”,从此让鸡足山的竹子更加声名远扬。

如今,鸡足山脚下的村庄周围,都种上了鸡足山竹笋,并已成为当地响当当的著名土特产。在旅游蓬勃发展的浪潮里,鸡足山竹笋如同一盏明灯,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。人们在欣赏鸡足山绝美风景的同时,也能尽情品尝这独特的山间美味;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,鸡足山竹笋更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,为当地百姓带来了新的希望,成为致富的法宝。

鸡足山竹笋香喷喷,这是鸡足山的独特味道。一口下去,满满的都是自然的气息与岁月的韵味,让人魂牵梦绕,难以忘怀,无论走到哪里,都心心念念着这份来自山野的美味。

欢天喜地盼开海

□ 付振强

对于世代生活在广西北部湾的渔民们来说,开海,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。

经过三个半月封海休渔期的等待,终于迎来了开海日子,怎不令这些渴盼出海已久的渔民们欢天喜地跃跃欲试呢!从我居室的窗口望出去,海面上已经停泊了很长时间的那一大片渔船,此时已隆隆作响,正整装待发,只等一声令下,即可百舸争流、千帆竞发,奔向大海怀抱,网起开海后第一兜肥美丰鲜的渔获来。

我是一直想目睹一次开海的,虽旅居北海多年,却鬼使神差地几次与开海擦肩而过。今年愿望终于实现,而且开海这天天公作美,既没有台风侵扰,也没有暴雨来袭,似乎预示着今年的开海一定会旗开得胜,船儿满载而归。

开海仪式热烈而隆重。早几天,侨港开海广场就搭起了彩色高大的牌楼,上面“风调雨顺鱼虾满仓”的大字赫然醒目,一面面彩旗在海风的吹拂下猎猎飞舞,人们的脸上喜气洋洋,阵阵喧天的锣鼓敲出了一派欢乐喜庆的过节气氛。今天的开海内容丰富多彩,既有一队队渔民抬着烤乳猪走上台前,寓意金猪拱门,五谷丰登;也有按照登家渔民的祝福风俗敬酒焚香,祈盼出海远航的亲人一路平安顺遂,渔获满仓;更有十元起拍头的“头鲜拍卖”活动,让游客抢先品尝到“开海第一鲜”的美味。最令人心动的还有那独具特色的千人海鲜长桌宴,沿街摆放的一长溜长桌,摆满了刚刚打捞上来的各色海鲜,让你真切感受到从海洋到餐桌的美味。当然,最激动人心的还是渔船扬帆起航的那一刻,大大

小小的渔船排成扇形,一声高亢悠长的“开海喽”响起,各路船只向海扬帆,犁波逐浪,划出一道道优美的水线,竞相驶进大海的怀抱。

同样在开海季欢天喜地的,还有那些来自五湖四海准备纵享海鲜饕餮盛宴的食客们。凌晨三四点,天刚蒙蒙亮,侨港码头、沙田港、地角码头等处已是人潮涌动、人声鼎沸。码头的台阶直接伸进水里,一艘艘渔船“突突”地往来穿梭,卸下成筐成篓成箱的各种海货后,掉头又迅速地“突突”开走。这些海鲜几乎等不到落地,就被“哗哗”地倒进岸上商贩们早就备好的箱筐里。

码头上则是另一番丰收景象,各种叫不出名的海鲜晃得人眼花缭乱。这边是活蹦乱跳的马鲛鱼、海鲈鱼、石斑鱼,那边则是张牙舞爪的青蟹、花蟹、梭子蟹;各种海虾就更是叫人目不暇接了,蓝尾虾、斑节虾、黑虎虾、樱花虾、皮皮虾琳琅满目,这些虾如手掌大小,个个粗壮挺拔,在水里也不老实,不停地舞动着细细的触角,亮闪闪地搅起片片涟漪;稍显安分的是那些螺贝们,车螺、花蛤、蛏子、沙白贝挤挤挨挨地散落在泡泡箱里,它们倒是不声不响,却也不甘寂寞地不时喷出一道道细细的水线,似乎在向人们昭示:我也是活的,也是刚刚打捞上来的海洋生物。

我们挎着篮子拎着筐,踩着水淋淋的地面,摩肩接踵地穿行在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中。在这种码头买海鲜,买卖双方都很粗放,都不会过分讨价还价,更无须货比三家,买到即赚到,因为都是刚刚打捞出来的,新鲜度和美丽价

格不知要甩内地市场的海鲜几条街呢!

离开码头匆匆赶回家,第一件事是赶快冲澡换衣服。海鲜虽好吃,但弥漫在海鲜码头的鱼腥气味实在不敢恭维。一切收拾停当后,就要隆重地操持这顿海鲜大餐了。花蛤、蛏子洗干净后一定要葱姜辣炒,这东西肉不多,主要咂摸的是滋味;螃蟹和虾则简单多了,直接扔锅里隔水清蒸,熟了也不用蘸作料,直接剥开了就吃,白花花的蟹肉很紧实,入口还会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儿。而石斑鱼清蒸起来就有点复杂了,刮鳞去肚肠后要上锅蒸十分钟。需要注意的是鱼身与盘子之间要架一根筷子,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鱼身悬空,便于水蒸气流通,鱼肉才会更鲜美紧致。当然蒸鱼豉油绝不能少,再将葱丝姜丝均匀撒在鱼身上去腥提鲜,就待出锅前再浇上一勺热油,一盘美味的清蒸石斑鱼就大功告成了。

但俗话说得好,编筐编篓,重在收口,鱼蟹虾贝吃完了,还要整一锅海鲜粥收口才叫完美。于是拖过几只肥美的兰花蟹,横竖切上几刀,再抓一捧车螺、花蛤、月亮贝扔进米锅中。直到米粥“嘟嘟”冒起气泡,米香裹着海鲜,蟹块间又浸满了米的软糯鲜香,这样一碗热腾腾的海鲜粥入口,既暖心护胃,又回味无穷。

开海,我们自然要感恩大海的无私馈赠。而每年漫长的封海期,则更要感谢那些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,宝贵的封海休渔期,得以让海洋生物自由畅快地繁衍生息。如果不是他们敬畏自然,识大体顾大局,又怎么能有今天开海的一片欢欣呢?

>万物

与花草私语

□ 茅震宇

十余载花事浸养,我愈发笃信:那些静默的绿影并非无知无觉的静物,它们不仅能听懂人言,更藏着各自鲜活的脾性。与花草“对话”的无数瞬间,总让我窥见生命最温柔的灵性。

春日里,金银花新抽的藤须像长着眼睛的小精灵,总能精准缠住可攀爬的支点。去年它顺着排水管攀至屋顶,将空调外机裹成毛茸茸的绿团。怕影响机器,又怕枝叶阻塞落水管,我不得不在剪断那些调皮的枝条时满是歉意,今春新芽初绽时,我轻轻拨弄着向上探头的嫩枝,像哄孩子般叮嘱:“别再往上爬了,上面太晒。”

乖巧的金银花一定是听懂了,转而向四周舒展,如今已在我书桌上方窗外织成一道绿帘,美化了不锈钢的防盗窗栅栏,每当微风拂过,摇曳的叶影伴着淡淡花香。

中小学课本里都有“落叶归根,化作春泥”和要给植物除草之类的描写。但盆栽花卉的实践告诉我,不能机械地理解这些道理。落叶如果覆盖盆土,会招引虫害,而像种金桔、白兰花、三角梅等较大的花盆里,有一点杂草反倒好。夏日里它能让盆土水分蒸发得慢一点,小草对干湿度也比体形大的花木更敏感,可以成为盆土干湿的显示器。

月季花盆里长出了酢浆草,我伸手去拔的时候,手背被月季刺了一下,我就对着月季说:“你是不是不想让我拔掉这棵草?那我就留着它,给你做伴吧。”没想到这株酢浆草从此安分守己,没有按它的本性乱蹿疯长,而是静静地保持着原本的大小。盆土干了,它就垂下叶片示警,当起了干湿的“消息树”,以它的忠于职守,回报着月季。

有的花草就没这么好说话,我怀疑它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情绪。

金桔因为长得与一米八的我一样高了,露台刮大风怕会伤着它,去年暮春时我给它打顶又剪枝。剪的时候我下手重了点,妻子劝我手下留情。我说:“谁让它长太高了。去年它结了那么多果子,今年让它歇一年也好。”

我的话肯定是被这株金桔听懂了,而且还生气了,这倔强的家伙赌气般地拒绝开花,去年没开,今年又没开,而且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,活像在闹脾气。任凭我悉心照料,它始终就是只剩一根枝条,长几片稀疏的叶,活像一个“植物人”。

花草也像人,喜欢听好话,听鼓励的话,面对批评指责,就会闹情绪,有时脾气还挺大。

两盆茉莉花,一样施肥,一样浇水,越冬时一样搬入室内,入夏后,一盆结了许多的花苞,轮流开出了洁白芬芳的花朵,而另一盆却无精打采焉头焉脑,只零零星开了几朵。我心里痒痒的,就恨铁不成钢地说了句:“你真要不行的话,正好把盆空出来,给栀子花换盆。”说是这样说,我还是照样施肥浇水。可这盆茉莉可能就是倔强地发黄掉叶,最后就干脆死给你看了。我猜想就是我的话扎进了它的心,它的气性又很大。

有人会笑我痴傻,花草怎么能听懂人话。我也知道,这或许只是我作为园丁的一厢情愿。可我总愿相信这方寸花盆间,存在着超越语言的默契。每一株花草都是会呼吸的生命,用枝叶的舒展、花朵的开合,与我们完成着最真切的对话。